

醫

史

醫史卷之九

浚儀李瀛輯

滄洲翁傳

國朝戴良

滄洲翁者姓呂氏名復字元膺晚號滄洲翁其先河東人也東萊先生成公與其季忠公自河東徙婺更部卽知台州事諱寶之者復自婺徙鄞家焉大父克德父居敬比三世皆早喪翁幼孤且甚貧獨依母氏居既長從鄉先生受尚書周易父之棄去習詞賦後以母病復喜攻岐扁術而恨無其師一日遇三衢鄭

禮之逆旅中即知爲醫中毛遂也每謹事之鄭亦見  
翁醇謹無他頗心愛翁因呼翁語曰我有古先禁方  
及色脉藥論諸書知人生死定可治甚精我年老欲  
具以授公翁即避席再拜盡其書受讀可一年所  
輒試之有驗然尚未精也鄭復教翁日記診藉攷方  
藥驗否悉爲參訂不使毫釐失理又若干年所積爲  
人治診病效無不神自是鄭之病家及凡寓公過客  
以病留鄭者必歸翁翁皆樂應之浙省平章左丞納  
失理在帥閫時病無睡睡則心悸神懼如處孤壘而  
四面受敵兵達旦目眇眇無所見耳聵聵無所聞雖

堅臥密室曠未嘗交也即選醫之良者處劑累月弗  
瘳後召翁診翁切其脉左關之陽浮而虛察其色少  
陽之支外溢於目背即告之曰此得之膽虛而風諸  
公獨治其心而不祛其膽之風非法也因投禁方烏  
梅湯抱膽丸日再服遂熟睡比寤病如脫郡人蘇伯  
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脉弱衆醫以氣虛不統血  
日進著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  
亦流涕長潛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  
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脉兩手皆虛扎右上部滑浮  
數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酒

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於上焦故血妄行而淖  
溢蘇曰某嘗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  
翁爲製地黃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  
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四  
三人療之皆以爲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煎旬不愈  
翁切其脉右關獨滑而數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  
曰女無病關滑爲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  
酒後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及詰其內子李季曰乳  
母近嘗酒庫鑰苟竊飲必任意潛使人視臥內有數  
空罍擗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椇葛花日二三服女

起如常時童良輔子年十二患內癰腹脹臍凸而頰  
銳醫欲刺臍出膿其母靳不許抱子獨泣童馳告翁  
邀與俱及造臥內見一野僧擁爐熾炭燃銅筋一二  
枚烈火中瞪目視翁曰此兒病癰發小腸苟舍刺臍  
無他法翁喻之曰臍神闕也鍼刺所當禁矧癰舍于  
內惟當以湯丸攻之苟如若言必殺是子矣僧怒趨  
而出翁投透膿散一七明日膿自氣合潰繼以十奇  
湯下善應膏丸旬浹瘥趙氏子病傷寒餘十日身熱  
而人靜兩手脉盡伏俚醫以爲死也弗與藥翁診之  
三部舉按皆無其舌胎滑而兩顴赤如火語言不亂

因告之曰此子必太發赤斑周身如錦文夫脉血之波瀾也今血爲邪熱所搏淖而爲斑外見於皮膚呼吸之氣無形可依猶溝隧之無水雖有風不能成波瀾斑消則脉出矣及揭其衾而赤斑爛然即用白虎加人參湯化其斑脉乃復常繼投承氣下之瘡發斑無脉長沙所考論翁蓋以意消息耳普濟寺主僧體無爲病歷已三日不知人翁切其脉右口之陽微而遲少陰之脉堅而勁不滿四十動而止此寒邪乘於腎肝所致法當以辛甘復其陽爲作湯三升頓服遂起對客如不病然一截已絕去此若干日當復病病

即死果死如其日臨川蕭雲泉羽客也偶游鄞造翁  
告曰某病兩目視物皆倒植屢謁名醫弗喻翁曰視  
一物爲二視直爲曲古人嘗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  
喻也願聞其因雲泉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  
達曙遂病翁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即告之  
曰當傷酒大吐時上焦反覆致倒其膽腑故視物皆  
倒植此不內外因而致內傷者也法當復吐以正其  
膽腑遂授黎蘆瓜蒂俾平旦湧之湧畢視物不倒植  
東皋寺僧述無作族姓孫氏一女子病厲風爲夫所  
出家貧不能致醫無作過翁約曰吾女姪病可念早



昇致就翁診顧僧舍不宜能速爲我治療乎翁曰諾  
他日匿患者於密室召翁診其脉翁曰脉來疾而去  
遲上虛而下實蓋得之醉酒接內而風毒乘之今雖  
髮禿眉墜狀鼻根幸未陷肌肉幸未死遂以防風通  
聖而益以下藥下瘀血數升及虫穢青黑物并進斬  
蛇長松等湯丸後佐以雄黃楓油作膏摩之逾月瘥  
餘姚州守郭文煜病噦十餘日州之以醫名者畢至  
悉以附子丁香等劑瘥之蓋其翁切其脉陽明大而  
長右口之陽數而躁因告之曰公之噦即古之咳逆  
則胃熱而致或者失察而反助其熱誤矣飲以竹茹

湯未終劑噦止帥府經歷哈散侍人病喘不得臥老  
醫製麻黃之劑以散其肺邪翁後至診之脉口盛人  
迎一倍厥陰弦動而疾兩尺俱短而離經因告之曰  
病蓋得之毒藥動血以致胎死不下奔迫而上衝非  
風寒作喘也乃用催生湯倍芎歸煮二三升服之夜  
半果下一死兒喘止哈散密囑曰病妾誠有懷以室  
人見嫉故藥去之衆人所不知也老醫聞之慚而去  
樞密董孟起在帥閫時命翁臨診俾審新故病翁切  
其脉兩寸俱浮弦脉法浮爲風弦爲痛兩寸屬上部  
即告之曰明公他無所苦首風乃故病也蓋得之冰

而中風當發先一日則劇劇則大吐而後已董奕曰  
然余少時喜沐每迎風以晞髮因致頭作痛痛一如  
公所言公善診幸余瘵也爲製龍腦芎犀丸四分二  
之一遂愈帥府從事帖穆失爾病下痢完穀衆醫咸  
謂洞泄寒中日服四逆理中輩彌劇翁診其脉兩尺  
寸俱弦長右關浮於左關一倍其目外眥如草滋蓋  
知肝風傳脾因成飧泄非戒寒所致欽以小續命湯  
損麻黃加朮三五升痢止續命非止痢藥飲不終劑  
而痢止者以從本治故也純孝廟祝楊天成女壽在  
室病不月命婦人醫療之不得其名狀及五閱月其

腹如有妊求其色脉即在因詰之曰汝病非有異夢則鬼靈所憑耳女不荅趨入臥內密語其待媼曰我去夏追涼廟廡下薄暮過黃衣神心動是夕夢一男子如暮間所見者即我寢親狎由是感疾我慚極不敢以告人醫言誠是也媼以告翁翁曰女面色乍赤乍白者鬼也脉乍大乍小者祟也病因與脉色符雖劇無苦乃以桃仁煎下血類豚肝者六七枚俱有竅如魚目病已延慶寺僧珂瑩中病翁診其脉獨右關浮滑餘部皆無恙曰右關屬脾胃絡胃挾舌本蓋風中廉泉得之醉臥當風而成瘡珂舞手索筆書凡上曰

酒吾先佛所戒自視髮來未嘗飲露坐當風誠所不  
免其師天紀在座即怒訶曰汝處別業時每飲輒醉  
尚謂疾自誤邪翁取荆漚化至寶舟飲之翼日遂解  
語湖心寺僧履師者一日偶搔胸中疥忽自出血出  
汨如涌泉竟日不止瘍醫治療弗驗邀翁往視寢時  
已困極無氣可語及持其脉惟尺部如蛛絲他部皆  
無即告之曰夫脉血氣之先也今血妄溢故榮氣暴  
衰然兩尺尚可按惟當益營以瀉其陰火乃作四神  
湯加荆穗防風不問晨夜併進明日脉漸出更服十  
全大補一劑遂痊全本然病傷寒旬日邪入於陽明

俚醫以津液外出爲脉虛自汗進玄武湯以實之遂致神昏如熟睡其家邀翁問死期翁切其脉皆伏不見而肌熱灼指即告其季曰此必榮血致斑而脉伏非陽病見陰脉也見斑則應候否則蓄血爾乃去衾視其隱處及小腹果見赤斑在臍下石堅且拒痛爲作化斑湯半劑繼進韓氏生地黃湯逐其血是夕下黑矢若干枚即斑消脉出後三日又腹痛遂用挑核承氣以攻之所下復如前乃愈丙子王病傷寒乃陰隔陽面赤足蹇而下痢躁擾不得眠論者有主寒主溫之不一余不能決翁以紫雪匱理中九進徐冰

漬甘草乾薑湯飲之愈且告之曰下痢足蹇四通證也苟用常法則上焦之熱彌甚今以紫雪折之徐引辛甘以溫裏此熱因寒用也聞者皆歎服集賢脩撰南宏遠奉旨往闕論士猾余蠻子余嘗戮人尊如之間以恐之遂驚氣入心疾作如心風比啣使命來鄞疾屢作逐逐奔走不避水與火與人語則自賢自貴且或譏或笑翁切其脉上部皆弦滑左倍勁於右蓋痰溢膈中灌心胞因驚而風經五臟耳即投以湧劑湧痰涎一類噐徐以驚氣丸服之盡一劑病瘳郡史虞東村內子王年盛嗜酒且善食忽疾作肌肉頓消

骨立翁診其脉則兩手三部皆洪數而左口尤躁疾  
遂語虞曰此三陽病由一水不能勝五火乃移熱於  
小腸不瘥則淋王曰前溲如脂者已數日語未竟趨  
入臥內漩及需其溺器以視則如飴釜置烈火湧沸  
不少休翁以虎杖滑石石膏黃柏之劑清之痛稍却  
而湧沸猶爾也繼以龍腦辰砂末之蘸以栴柿食方  
匕沸輒止餘姚余慎言子孟仁病寓湖心僧舍以求  
治翁至其處而孟仁方飯坐甫定即搏爐中灰雜飯  
猛噬且喃喃詈人翁命左右掖之切其脉三部皆弦  
直上下行而左右尤浮滑蓋風痰留心胞證也法當



湧其痰而凝其神既湧出痰沫四五升即孰睡竟日  
乃寤寤則病盡去徐以治神之劑調治之神宛如初  
御史王彥芳內子病殮泄彌年衆醫皆謂休息疴瘵  
以苦堅辛燥之劑弗效翁診其脉當秋半復強而浮  
叩告之曰夫人之病蓋病驚風非飲食勞倦所致也  
以肝主驚故受風自甚因乘脾而成泄當金氣正隆  
尚備空明表則病將旋加法當平木太過扶土之不  
及其泄自止夫人曰儂寓南園時平章燕公以銅符  
密授御史俾出入自如吾兒闕關玩弄久之遂失去  
平章一日追符甚急儂心懼焉由是疾作公指為驚

風信然乃用黃犢牛肝和以攻風健脾之劑服之踰  
月泄止郡守李孝文妻母龐病小腹痛衆醫皆以爲  
寢聚藥之決月弗愈繼命翁診翁循其少陰脉如刀  
刃之切手胞門芤而數知其陰中痛癰結小腸也即  
告之曰太夫人病在幽隱不敢以聞幸出侍人密語  
之乃出老嫗翁曰患者苦小腸癰以故臍下如寢聚  
今膿已成腫迫於玉泉當不得前後溲溲則痛甚嫗  
拜曰公神人也所苦一如公所言遂用國老將軍爲  
向导挾麒麟竭虎魄之類以攻之膿自小便潰應手  
愈浙東運使曲出道過鄞病臥涵虛驛召翁往視翁

察色切脉則面戴陽氣口皆長而弦蓋傷寒三陽合  
病也以方涉海爲風濤所驚遂血耗而神慳爲執所  
搏遂吐血一升許且脇痛煩渴譫語適是年歲運左  
尺常不應其輔行京醫以爲腎已絕涼傳其左右曰  
監司脉病皆逆不祿在旦夕家人皆惶惑無措翁曰  
此天和脉無憂也爲投小柴胡湯減茯苓加生地黃半  
劑後俟其胃實以承氣下之得利愈副摠張息漸病  
傷寒踰月既下而內熱不已脇及小腹偏左滿肌肉  
色不變裡醫以爲風矢所中膏其手摩之浹旬所  
其毒循宗筋流入於臬丸赤腫若瓠子湯醫刺潰之

而左脇腫痛如故既選醫之无良者在門更召翁診  
翁以關及尺中皆數滑而且芤因告之曰脉數不時  
則生惡瘡關內逢芤則內癰作季脇之腫癰作膿也  
經曰癰疽不得頃時而下之慎勿晚乃用保生膏作  
丸衣之以乳香而用硝黃作湯以下之膿如膿可  
五升許明日再圍下餘膿立瘥樞府陳斷事內人病  
召翁視翁切其脉左口弦而芤餘部皆和翁即起密  
告陳曰夫人病當陰中痛而出血且少陰對化任王  
泉心或失寧則至泉應心痛痛則動血而與經水不  
相關蓋得之因內大驚神憚而血苑陳曰公醫誠良

也致病一如公所言翁乃爲製益榮之劑且納藥幽  
隱再劑即無苦翁之治病雖若不甚措思然其鈎取  
古法動中肯綮多類此其於醫門群經及古今方論  
無不攷索其要歸他若諸醫爲術之精粗施治之工  
拙亦皆品彙區別無一義之或遺所攷群經及古方  
論語多不錄有曰內經素問世稱黃帝岐伯問答之  
書及觀其旨意殆非一時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  
之手劉向指爲諸韓公子所著程子謂出於戰國之  
末而其大畧正如禮記之萃於漢儒而與孔子子思  
之言並傳也蓋靈蘭秘典五常政六元正紀等篇無

非闡明陰陽五行生制之理配象合德實切於人身  
其諸色脉病名鍼則治要皆推是理以廣之而皇甫  
謐之甲乙揚上善之太素亦皆本之於此而微有異  
同醫家之大綱要法無越是書矣然按西漢藝文志  
有內經十八卷及扁鵲白氏二內經凡三家而素問  
之目乃不列至隋經籍志始有素問之名而不指爲  
內經唐王冰乃以九靈九卷牽合漢志之數而爲之  
註釋後以陰陽大論託其爲師張公所藏以補其亡  
逸而其用心亦勤矣惜乎朱墨混殺玉石相亂訓詁  
失之於迂踈引援或至於未切至宋林億高若訥等

正其謬文而增其缺義頗於求爲有功今於交篇之內註意與經相類者仍斷章摘句而釋以已意實與同志商確非敢妄議前條也內經靈樞漢隋所載交志皆不錄隋有鍼經九卷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卷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元誥於鍼故皇甫謐名之爲鍼經即隋志鍼經九卷初一書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鍼經十二卷也所謂靈寶註者乃扁鵲太玄君所錄世所罕傳宋季有靈樞畧一卷今亦湮沒紹興初史崧併是書爲十二卷而復其舊較之他本頗善學者當以宋本爲觀

蓋其旨意互相發明故也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脩飾之耳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與故猶得全錄及遭漢獻之遷徙晉懷之奔竝文籍焚廢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三卷是其本經然所出郡縣乃多後漢時制疑張仲景華元化所記舊經之藥止三百六十五種陶氏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註釋分爲七卷唐李英公世勣與蘇恭叅攷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爲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宋劉翰等又附益醫家嘗用



者一百二十種偽蜀孟昶亦命其臣韓保昇等以唐  
本圖經參比增廣世謂之蜀本草至宋掌禹錫等補  
註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定以白字爲神農所說  
黑字爲名醫所傳草石之品可謂大備他若雷公以  
下蔡邕徐大山秦承祖王季璞鄭虔諸公所撰名本  
草者凡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雖顯晦不齊無非輔  
翼蒼經焉耳近代陳衍作本草折衷王好古作湯液  
本草亦刪繁之遺意也竊意舊記郡縣古今沿革不  
同及一物而根苗異名或同名異質而主療互見者  
尚須考定俾歸于一可也難經十三卷乃秦越人祖

述黃帝內經設爲問答之辭以示學者所引經言多  
非靈素本文蓋古有其書而今亡之耳隋時有呂博  
望註本不傳宋王惟一集五家之說而醇疵或相亂  
惟虞氏粗爲可觀紀齊卿註稍密乃附辨楊玄操呂  
廣王宗正三子之非周仲立頗加訂易而考証未明  
李子楚亦爲句解而無所啓發近代張潔古註後附  
藥殊非經意王少卿演繹其說目曰重玄亦未足以  
發人之蘊余嘗輯諸家之長先訓詁而後辭意竊附  
鄙說其間以便後學未敢以爲是也傷寒論十卷乃  
後漢張機仲景用素問執論之說廣伊尹湯液而爲

之至晉王叔和始因舊說重爲譌次而宋成無已復  
爲之註釋其後龐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寔之  
流固亦互有開發而大綱大要無越乎吐汗下溫四  
法而已蓋一證一藥萬選萬中千載之下如合符節  
前條指爲群方之祖信矣所可憾者審脉時汨王氏  
之言三陰牽多斷簡况張經王傳亦徃徃反覆後先  
亥豕相雜自非字字句句熟玩而精思之未有能造  
其闢奧者陳無擇嘗補三陰證藥於三因論其意蓋  
可見矣近人徐止善作傷寒補亡恐與先哲之意不  
合余因竊舉大要以補成氏之未備知醫君子或有

所取也脉經十卷乃西晉太醫令王叔和本諸內經  
素問九靈及扁鵲仲景元化之說裒次而成實醫門  
之龜鏡診切之指的自與近代倣託鈐訣者不同歷  
歲既深傳授不一各秘所藏互有得失至宋秘閣林  
億等始考証謬妄頗加改易意其新誤四時經之類  
皆林氏所增入陳孔碩何大任毛升王宗卿輩皆嘗  
審訂刊傳今不多見近人謝堅白以其所藏舊本刻  
于豫章傳者始廣余嘗披其精語并引內經之辭作  
診切樞要二卷非敢翦其冗複問亦補其缺漏且附  
私說各條之下以與同志研究爾脉訣一卷乃六朝

高陽生所譏託以叔和之名謬立七表八軌九道之  
目以惑學者通真子劉元賓爲之註且續歌括附其  
後辭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代王光國刪其舊辭而益  
以新語既不出其畦迕安能得手本原餘如清溪徐  
裔甄權李上交輩皆自譏著凡十餘家亦每蹈襲前  
說在叔和之所不取讀者止記入式歌以馴至于脉  
經可也病源論五十卷乃隋大業太醫博士巢元方  
等奉勅撰集原諸病條而附以養生導引諸法聚成  
一家之書醇疵相混蓋可見矣宋之監署乃用爲課  
試不復循襲列醫門之七經然附會雜揉非復當時

之舊具眼者當自見之吳景賢亦作病源一書近代  
不傳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不知何人所作歷漢  
至唐諸藝文志俱不載錄其文自與內經不類非戰  
國時書其間有天皇真人昔書其文若道正無爲先  
天有之太易無名先於道生等語皆老氏遺意意必  
老氏之徒所著大要推原五運六氣上下臨御主客  
勝復政化滌正及三元九宮太乙司政之類殊爲詳  
明深足以羽翼內經六微旨五常政等篇太玄君扁  
鵠爲之註猶郭象之於南華非新學之所易曉觀其  
經註一律似出一人之手謂扁鵠爲黃帝時人則其

書不古謂扁鵲爲秦越人則傳中無太玄君之號醫  
門倣託率多類此玄珠密語十卷乃啓玄子所述其  
自序謂得遇玄珠子而師事之與我啓蒙故自號啓  
玄子蓋啓問於玄珠也目曰玄珠密語乃玄珠子密  
而口授之言也及考王氏素問序乃云辭理秘密難  
粗論述者別譏玄珠以陳其道二序政自相戾意者  
玄珠之名取諸蒙莊子所謂黃帝遺玄珠使罔象得  
之之語則師事玄珠子而號啓玄者皆妄也宋高保  
衡等校正內經乃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之玄  
珠乃後人附託之文耳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十

九卷二十四卷頗有發明余嘗合素問觀之而密語  
所述乃六氣之說與高氏所指諸卷全不侔疑必刊  
傳者所誤也原其所從蓋攔據內經六微旨及至真  
要等五篇洎天元玉冊要言而附會雜說其諸紀運  
休祥之應未必可徵實僞書也苟啓玄別譎果見于  
世又豈述迷氣運一端而已覽者取其長而去其短  
可也中藏經八卷少室山鄧處中云華先生佗游公  
宜山古洞值二老人授以療病之法得石牀上書一  
函用以施試甚驗余乃先生外孫因弔先生寢室夢  
有所授獲是經於石函中其託爲荒誕如此竟不考



傳獄吏焚書之實其偽不攻自破按唐志有吳普集

華氏藥方別無中藏之名普其弟子宜有所集竊意

諸論非普輩不能作鄧氏特附別方而更今名耳諠

其方有用太平錢并山藥者蓋太平乃宋熙陵初年

號薯蕷以避厚陵偏諱而始名山藥其餘可以類推

然脉要及察聲色形證等說必出元化遺意覽者細

爲審諦當自知之聖濟經十卷宋徽宗所作大要初

述內素而引援六經旁及老氏之言以闡軒岐遺旨

政和間班是經于兩學辟雍生吳禕爲之解義若違

道正紀等篇亦足以裨益治道啓地衆工餘如元

立本制字命物二三章釋諸字義失於穿鑿良由不  
攷六書之過瑕瑜具存固無害於美玉也其論諸醫  
有曰扁鵲醫如秦鑑燭物妍媸不隱又如奕秋遇敵  
着着可法觀者不能測其神機倉公醫如輪扁斲輪  
得心應手自不能以巧思語人張長沙如湯武之師  
無非王道其攻守奇正不以敵之大小皆可制勝華  
元化醫如庖丁解牛揮刀而肯綮無礙其造詣自當  
有神雖欲師之而不可得孫思邈醫如康成註書詳  
於制度訓詁其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味其膏腴可  
以無饑矣龐安常醫能啓扁鵲之所秘法元化之可

法使天假其年其所就當不在古人下錢仲陽醫如  
李靖用兵度越縱舍卒與法會其始以顛頤方著名  
于時蓋因扁鵲之因時所重而爲之變爾陳無擇醫  
如老吏斷按深於鞠讞未免移情就法自當其然則  
有餘使之代治則繁劇許叔微醫如顧愷寫神神氣  
有餘特不出形似之外可模而不可及張易水醫如  
瀛溪之圖太極分陰分陽而包括理氣其要以古方  
新病自爲家法或者失察剛欲指圖爲據則近乎畫  
蛇添足矣劉河間醫如橐駝種樹所在全活但假水  
雪以爲春利於松栢而不利於蒲柳張子和醫如老

將對敵或陳兵背水或濟河焚舟置之死地而後生  
不善效之非潰則北矣其六門三法蓋長沙之緒餘  
也李東垣醫如獅弦新絙一鼓而竽籟並熄膠柱和  
之七均由是而不諧矣無他希聲之妙非開指所能  
知也嚴子禮醫如歐陽詢寫字善守法度而不尚飄  
逸學者易於摹倣終乏漢晉風度張公度醫專法仲  
景如簡齋賦詩每有少陵氣韻王德膚醫如虞人張  
羅廣絡原野而脫兔殊多詭遇獲禽無足筭者翁之  
學問該博非獨醫門爲然他如經史傳記諸子雜家  
以及天文地志曆筭兵刑食貨卜筮釋老之書亦靡

不精求熟玩故其見之言語文字皆有考據可徵不  
爲浮葩以炫世至於爲詩尤雄健蒼古有古作者之  
遺風嘗以晦迹丘園薦爲台州僊居縣儒學教諭後  
調臨海及陞本郡教授俱不上善著書有內經或問  
靈樞經脉箋五色診奇咳切脉樞要運氣圖說養生  
雜言脉緒脉系圖難經附說四時燮理方長沙論傷  
寒十釋運氣常變釋松風齋雜著彙各若干卷傳學  
者爲人恭勤詳緩與人交款款常若不自足狀貌不  
踰中人語言如不出諸口卒然遇之不知其學之富  
也年老無子而有女四人生女不生男人以太倉公

方之

論曰自古有疾醫參之以九藏九竅之變通之以五味五穀之資五色五氣五聲以視其生死五毒五藥以攻其疾疾其爲術博矣故非聰明洽達知夫天地神祇之次明乎性命吉凶之數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以與神聖爲徒者未易以臻此若滄洲翁豈近是乎翁之爲醫一遵古昔神聖之格言而且博攷載籍參取化原著之於方冊余論次翁事頗采其意云使翁自拔醫術之中一意儒學著書以垂世可謂稽古之士矣

葛應雷補傳

子乾孫

李瀛

葛應雷字震父姑蘇人也攻于醫嗜著醫學會同三十卷推五運六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五臟六腑之虛實合經絡氣血之流注而知疾病之候死生之期處方制劑砭石滿率與它醫異時按察判官李某中州名醫也因診父疾復咨於應雷聞其答論父子相顧駭愕曰南方亦有此人邪乃盡出所藏劉守真張潔古書與之討論無不脗合而劉張之學行於江南寔自是始應雷由平江醫學教授擢江浙

醫學提舉子乾孫字可久生有奇氣體貌碩儒膂力  
絕人好擊刺戰陳之法以至陰陽律歷星數靡不精  
究長乃折節治經屢試不第遂棄去肆力古學爲文  
章有盛名于時父應雷取醫書授之乾孫稍治輒精  
而不屑施行或施之輒取異效其名與丹溪朱彥脩  
並稱云一日嘗炒大黃過焦悉棄之不用其慎如此  
人來迎致不問貧富皆往貧人以楮鏹來留藥準病  
輕重乾孫貯善藥緘以與之仍歸其直或楮鏹有不  
佳者顧爲之易佳者以還使供饘粥人皆稱其仁一  
書生傷寒不汗發狂循河走乾孫就捽置水中良久



出之裹以重繭乃汗而解同郡富家女年可十七八  
病四支痿痺目眩不能食衆醫莫能治迎乾孫乾孫  
視之笑曰此不難治命悉去其房中香奩流蘇之屬  
發藉地板掘土爲坎昇女寘其中扃其扉戒家人伺  
其手足動而作聲當報我久之女果舉手足而呼投  
藥一丸明日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平日嗜香而脾爲  
香氣所蝕故也壬辰徽寇轉掠蘇人震恐順訪僉事  
李仲善請乾孫圖之乾孫勸城之以守然後請自往  
討賊仲善從之卒城之而濟又善以生辰推禍備嘗  
語光福徐顯曰聞中原豪傑方興而吾不得與命也

今六氣淫厲吾犯咸池殆將死矣一日見武士開弓  
取挽之而發歸而下血亟命其子煎大黃四兩飲之  
子惡其多密減其半飲之不下問其故子以實對曰  
少耳亦無傷也我命來年當死今則未也再服二兩  
愈明年果卒

嵩渚子曰吳門故多醫最知名者曰葛可久其後乃  
有劉觀士賓盛宣啓東沈玄以潛王敏時勉皆有特  
名而以顛頽著者又有錢瑛良王云聞唐開元中有  
周廣者亦吳人每觀人顏色即知抱疾深淺言之神  
驗無事診候也流風相承議論指授是故吳中多善

醫迄今猶然因傳可久父子行事併著之

醫史卷之九

醫史卷之十

浚儀李濂輯

抱一翁傳

國朝戴良

抱一翁者東嘉人也今居越江上姓項氏名昉字彥章晚更自號抱一翁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比三世俱以和義維其家翁自幼聰敏好方數外大父杜曉村世業醫常奉父命謁受其書讀之年未成童已暗誦岐扁素難王叔和脉經稍長學易趙穆仲葉見山所後以母病醫誤投藥死痛之乃益厲志醫術欲盡

受他禁方聞越大儒韓明善先生爲方善也遂往拜  
之盡得所藏方論甚富後更讀陳仁雲受五診奇咳  
歷試其說皆精良會金華朱彥儵來越出金源劉河  
間張戴人李東垣諸書示之翁獨疑古方不宜治今  
病之論亟往錢塘見陸簡靜叩之始悟古今方同一  
矩度也後又往淞右見葛可久論劉張之學又往建  
業見戴全父全父亦是郡儒者爲撰五運氣撰要  
若干篇授翁太醫院使張廷玉善擢引案抗甚奇非  
世之所聞也翁亦得見事之盡其技於是爲人治診  
病決死生無不立驗里鍾姓者一男子病脇痛衆醫

以爲癰也投諸香薑桂之屬益其翁診其脉告曰此  
腎邪病法當先溫利而後竭之投神保丸下黑溲痛  
止即令更服神芎丸或疑其太過翁曰向用神保丸  
以腎邪透膜非全竭不能引道然已豆性熱非得芒  
硝大黃蕩滌之後遇熱必再作乃大泄數出病已翁  
所以知男子之病者以陽脉弦陰脉微澁弦者痛也  
澁者腎邪有餘也腎邪上薄於脇不能下且腎方惡  
燥今以燥熱發之非得利不愈經曰痛隨利減殆謂  
此也鍾女病腹脹如鼓四體骨立衆醫或以爲娠爲  
蠱爲瘵也翁診其脉告曰此氣薄血室鍾曰眼芎歸

輩積歲月非血藥乎翁曰失於順氣也夫氣道也血水也氣有一息之不運則血有一息之不行經曰氣血同出而異名故治血必先順其氣俾經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蘇合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翁曰血欲行矣急治芒硝大黃峻逐之下汗血纍纍如瓜者可十數枚應手愈翁所以知鍾女之病者以六脉弦滑而且數弦者氣結滑者血聚實邪也故氣行而大下之鍾有從女病名同而診異翁曰此不治法當數月死向者鍾女脉滑爲實邪今脉虛元氣奪矣又一女子病亦同而六脉獨弦翁曰真藏脉見法當踰月

死後皆如之越幕官費姓者有子病甚衆醫皆以爲  
瘵盡愕束手一日費對客獨泣客以翁薦翁診之曰  
此病暑邪非瘵也家問死期翁曰何得死何得死爲  
作白虎湯飲之即瘥翁所以知費子之病者切其脉  
細數而且實細數者暑也暑傷氣宜虛今不虛而反  
實乃執傷血藥爲之也費病胸膈壅滿甚篤昏不知  
人醫者人人異見翁以杏仁薏苡之劑灌之立蘇繼  
以升麻黃耆桔梗消其膿服之踰月瘳翁所以知費  
之病者以陽脉浮滑陰脉不足也浮爲風而滑爲血  
聚始由風傷肺故結聚客於肺陰脉之不足則過於



宣逐也諸氣本乎肺肺氣治則出入易死陳除故行  
其肺氣而病當自己建康萬夫長庶君病醫按冊附  
薑桂逾甚翁診其脉告曰此得之酒病當噉作聲食  
入即出而後洩不利庶曰然予平生所嗜獨燒酒翁  
進葛花解醒加黃芩飲二升所勢減衆醫以藥性過  
寒交沮之翁既論不協辭去即歎曰實實而虛虛過  
二月當入鬼錄矣果如翁言翁所以知庶之病者切  
其脉細數而且滑諸數爲熱滑爲嘔爲胃有物酒性  
大毒大熱而反以熱劑加之是火其火也且洩秘爲  
陽結今皆反治故二月死也茶商李富人也啖馬肉

過多腹脹醫以大黃巴豆治之轉劇翁後至診之寸口脉促而兩尺將絕翁曰胸有新邪故脉促宜引之上達今反奪之誤矣飲以湧劑且置李中座使人環旋頃吐宿肉仍進神芎丸大下之病去衆醫咸曰予所不及也浙東僉憲史君素苦足病發則兩足如柱潰黃水踰月乃已已輒復發翁診其脉告曰六脉皆沉緩沉爲裏有濕緩爲厥爲風此病風濕毒俗名濕脚氣是也乃以神芎丸竭之繼進舟車神祐丸下濁水數十出遂不發動南臺治書郭公久患泄瀉惡寒見風輒仆日臥密室以氈蒙其首熾炭助之出語

呶呶如嬰兒諸醫皆作沉寒痼冷治屢進丹附不時  
驗翁診其脉告曰此脾伏火邪濕熱下流非寒也法  
當升陽散火以逐其濕熱乃煮升麻柴胡澤瀉羌活  
等劑而繼以神芫丸郭曰予苦久泄今復利之恐非  
治也翁曰公之六脉浮濡而弱且微數濡者濕也數  
者脾有伏火也病由濕熱而且加之以熱劑非苦寒  
逐之不可法曰通因通用吾有所試矣頃之利如木  
屑者三四出即蒙首之毯去次去熾炭病旋已藪董  
允謙妻患衄三年許醫以血得熱則淖溢服瀉心涼  
血之劑益困衄纔數點輒昏翁診之六脉微弱寸為

甚曰肝藏血而心主之今寸口脉微知心虛也心虛則不能司其血故逆而妄行法當養心仍補脾實其子子實則心不虛矣服琥珀諸補心之劑愈浙帥胡公病發熱惡風而自汗氣奄奄弗屬諸醫作傷寒治發表退熱而益增翁診其脉陰陽俱沉細且微數處以補中益氣之劑醫止之曰表有邪而以參芪補之邪得補而愈盛必死此藥矣翁曰脉沉裏病也微數者五性之火內萌也氣不屬者中氣虛也是名內傷經曰損者溫之飲以前藥而即驗南臺掾梁彥思使閩而足不能履醫以風論或以脚氣治經年不瘳翁

診之六脉僅微數而他無所病即探患處乃骨出不  
入肯綮耳施以按摩即愈南臺治書迭里迷失公足  
失履而傷腕骨掌反於後者六閱月矣衆醫不能治  
公矧翁精按摩曰幸予治也翁令壯士更相摩從辰  
至申而筋肉盡腐遂引其掌以揉之噫噫然有聲藥  
以兩月其足如常時金叅政子年方稚嘗嬉戲偃臥  
於階側忽驚焉踐其足胥骨斷碎即死父乃蘇翁以  
此法治之卒完其足步履無所苦闔萬夫長陳君臨  
陣爲刀斫其面瘡已愈而眉與鼻不能循甚惡時時  
仰泣曰吾面無完膚生何以見妻子死何以見父母

乎乃拜翁求治翁命壯士按其面膚肉盡熱腐施之  
以法即面赤如頰盤左右賀曰復故矣左丞王公畏  
瘴毒晨必命醫診省醫鄭生切其脉愕曰平日兩尺  
無虞今忽不應指可恠也公即驚曰人無尺脉猶樹  
之無根其能久生乎命他醫診之其論亦同乃命翁  
診翁曰此天和脉勿妄治也因陳氣運交反之道以  
曉之公叱衆醫曰若等誤人多矣奪提舉俸者二人  
翁之於醫多類此於是門人學子懼其老且衰也力  
請著書以貽後乃作脾胃後論以補東垣之未備其  
畧曰或問脾胃之有虛寒信乎曰脾胃爲百病之源

然每惡寒而喜熱寒者陰氣盛陽氣微也熱者陽氣盛陰氣微也而所以致夫陰陽之微盛者脾胃之虛故也甚則陰陽孤立而死矣經曰有者爲實無者爲虛故氣併則無血血併則無氣氣血俱失故爲虛又曰陰盛生內寒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不得瀉瀉則溫氣散寒氣獨留故中寒也又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陰勝而爲實靈樞曰風雨寒熱不能獨傷人有猝然逢疾風暴寒而不能病者蓋無虛不能獨傷其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身形兩虛相感乃成其形矣此脾胃虛寒之說也又問河間謂惡寒戰慄皆

屬於熱痰脾胃虛寒亦有惡寒而戰慄者何邪曰風寒之邪始居於表表有寒邪則外惡寒因其入裏與邪氣相搏故戰慄也邪氣勝則熱發於外故戰慄愈不惡寒而反惡熱脉必洪滑數盛此蓋以實熱而致惡寒戰慄者也至於脾胃虛弱傳化失常榮衛俱虛不任風寒內外之邪易以傷之經曰因身之虛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又曰陽虛生外寒又曰陰盛生內寒又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脉必沉遲而弱此虛寒而致戰慄者也熱淫於內治



以甘寒河間所論是也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上文所論是也二者所因各不同又可執一而言哉又問戰慄鼓頷及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熱河間謂熱之極反有水化制之故其治法專主甘寒以發其鬱資水以制火也然與治瘧之戰慄鼓頷可得同其法歟曰戰慄鼓頷皆屬於熱此經首章之言言熱之一端也比及後章言瘧之始發陽氣併於陰陽虛陰盛而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陽復出陽與陰復併於外則陰虛陽實故先熱又曰溫瘧者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瘧之寒熱

戰慄鼓頷者以上下交爭虛實交作陰陽相移也逆  
調論曰人非常熱常溫而爲煩熱者何也岐伯曰以  
陰氣少陽氣勝也人身非常寒而寒從中生者何也  
岐伯曰陽氣少而陰氣多也此皆不可專主於熱矣  
明理論則分戰慄於內外之診戰者身爲戰搖慄者  
心戰又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表氣虛微內氣不守  
故使邪中於陰正氣虛弱故成慄戰者正氣勝慄者  
邪氣勝鼓頷者邪入陽明故鼓頷爲戰之輕者其有  
森然而寒聳然而振是名曰振而振亦戰之輕者由  
是而觀發熱而戰慄者陰虛而陽盛也法當補陰而

抑陽不熱而戰慄鼓頷者陰盛而陽虛也法當助陽而抑陰至若寒熱交爭陰陽相移又當從之逆之其始則同其終則異資取化源追之迎之調之而爲之治可也豈可專以其寒言之舉一而遺十哉又問胃膈堅滿痞痛東垣謂之不足而中氣內傷法當補其中而益其氣河間戴人則以爲諸逆上衝諸濕腫滿諸氣鬱冒發背濕火爲病法當瀉火在上則瀉之在下則竭之張長沙又以爲邪氣所留而以辛溫之劑開發蕩散之何三者治法之不同邪曰治有從本者有從標者有不從標本而從中治者証有虛實脈有

逆從其始雖殊其歸一理也經曰天之四令無形風  
寒暑濕也地之四令有形饑飽勞逸也東垣以胸腹  
堅滿等証皆爲飲食七情所致而謂之內傷蓋以中  
氣不足諸邪得以留之經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是  
已其脉必弦澁虛遲故治以補中益氣使中氣既盛  
則邪氣可不戰而屈矣此按本寒源之論蓋治其本  
者也河間戴人以爲可湧可竭者是治其有形之邪  
其脉必洪實沉滑必當去其有形之物而中氣可復  
又必資水以制火而陰陽自和蓋治其標者也至若  
長沙直以邪氣留之于中焦必以辛溫之劑散其無

形之邪經曰寒則氣聚熱則氣散舉痛論曰諸痛為寒是也其脉必虛浮遲濇故以發鬱開結之劑主之蓋從中治者也知乎此則三者之法斷不可以偏廢而近世宗三家者往往自相詆毀而有南醫北醫之不同決不肯以寒涼施之於南方辛熱施之於北方何其自嗇之若是歟經曰病當問其起居因言地方之不同矣然治寒以熱治熱以寒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要在臨時變通消息以為治安可限以南北之分而有寒熱之負異哉又問脹病或以濕熱留飲否隔而傳化失常甚則霍亂吐下又以為諸痛乃熱鬱於

內故爲堅痛不可以言寒文以爲急痛者因寒之極而乃凝澁而爲痛如是則所謂霍亂吐下而心腹絞痛者當作熱論乎抑作寒治乎曰吐下之作罕有不由脾胃感之蓋胃爲水穀之海受天之氣地之味精悍薰蒸而成氣血以營養四旁徃徃因其燮理失宜風寒燥濕之邪得以乘伏錯亂於其間風爲百病之始而春爲溫風夏爲陽風秋爲涼風冬爲寒風風也者天地之氣也寒風即天地之寒氣經曰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搖而甚民病飢泄霍亂斯固陰陽錯亂之所致矣其有食飲過制七情

內鬱則濕飲否隔遂使陰陽不得升降塞而不通陽  
併于陰陰併于陽揮霍變亂水穀沸騰而爲吐下霍  
亂此則濕熱留飲致之然也若夫堅痛爲熱本指瘡  
瘍皆屬心火心主熱化故痛屬熱節不以寒言至於  
急痛因寒乃舉痛論諸痛爲寒之說經曰寒滯於內  
以辛熱散之佐以苦寒長沙以辛熱之劑散其錯亂  
風寒之氣良以此耳凡所臨証固當察物之陰陽驗  
人之虛實不可專以爲有熱而無寒不可專以爲有  
寒而無熱斯蓋折衷之道也翁他所言病及所論証  
治衆多今頗失之不能以盡錄而錄其大槩如此其

於爲醫或在杭或在鄞或在閩在杭爲府史爲肅政  
府書吏在鄞爲帥府令史在閩掾行中書掾行臺一  
皆以醫見辟諸貴人而非所尚也然庶謹練達之風  
雖素業吏事卓卓當時者亦皆自謂不能及翁偉儀  
觀美鬚髯雙目爛爛如電光天性純孝父母有疾扶  
持保抱不解帶者旬朔沒則一遵儀禮治其喪平居  
樂易寬厚務揚人善而恥言其過臧獲有失亦不忍  
加以色辭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意尤至也喜辭章  
善音律工繪畫而獨以醫顯所著書有竹齋小菴及  
脾胃後論別誤醫原若干卷議論宏贍未及成子一



曰恕能世其業云

論曰仲尼有言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豈不信然歟抱一翁爲醫四十年所其已人病生人之死甚衆人以厚利報翁輒却而不受與之藥卽富徒手亦與藥不責其價而濟物一心孜孜然終始弗少衰則所謂有恒者豈近之與傳曰醫非仁愛不可託非廉潔不可信若翁者殆可託而可信者歟至於立言以垂世則取諸先覺之說折衷之而一本於經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備矣豈非宣暢曲解古之良醫也歟

蔣用文傳

陳繼

蔣用文名武生以字行其先居魏州五世祖安中金國子助教以直諫不納棄官攻醫曾祖應茂徙揚之儀真祖夢雷元揚州路醫學教授父伯維舉進士崇明州判洪武初召爲史官以疾辭出爲蘭陽丞用文少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六歲事學從里中師有贈師萬年松者命賦詩即就曰使者來西嶽採松云萬年佳名雖自好何不長參天師驚喜曰是兒已見才器既而隨父宦寓日俟公暇持所業質之聞說無疑問父大竒之曰吾有嗣矣父歿歸儀直督業廢於兵燹渡江占籍句容採山構室居之大肆力於經籍父之

得聖人深意乃習醫家言會同黜異約其要而錄之  
取正於術之精善者而受其祕於是決死生定緩速  
治效無一不中者由是用文之名驅四方矣孝事母  
魏夫人情依依不去左右食飲非躬治弗進夫人病  
被衣而不交睫者數月夫人老郡縣交辟不就曰吾  
不能舍一日養以趨祿利也夫人歿當洪武中始受  
薦入太醫院時朱彥脩弟子戴原禮爲院使擅其術  
人無有當其意者見用文喜曰君儒而爲醫昌吾道  
必矣遂言於上授御醫永樂八年陞院判典幹  
成勞僚類所歸仁宗皇帝在青宮用文日侍左

右承顧問隨事獻規益甚見親禮嘗問保和之要對曰在養正氣正氣完邪氣無自而入又問卿醫效率緩何也對曰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  
以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及課績特 命光祿置

宴於院宴之旌其忠勤又嘗 命工部爲營第用文

入叩顙謝曰臣荷 恩德萬不一報又敢靡公費以

益愧悚也再謝乃止其就故人居之一室蕭然宴如

也用文病且革手自爲液附進有曰臣老病死不足

言惟恨不能有報 大恩伏願清心寡欲慎加保養

以輔 聖治以安萬姓 仁宗得啓驚嘆親御寶

翰遣使慰問及卒命兵部給驛舟還其喪督治祠

墳於中官仁宗即位詔贈奉議大夫太醫院使

特謚恭靖遣官諭祭官其長子主善爲院判用文

醇厚恭謹知當世之要務其忠誼愛君之心惓惓於

語言故能受知於上所以慰問誥祭之辭皆懷

念忠誠揄揚學術以明上之不忘也居兩京三

十年王公貴人下逮賤隸細氓愈其疾而著神效者

歲不少貧者報之曰吾非爲報爲爾醫也卒皆不受

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獎勵後進汲汲入

過耻出其口志嗜學雖老不厭治一室於公署之

者顏曰緝熙於家居幽屏之所者顏曰靜學皆盛貯  
群籍暇輒翫閱其中時忘食寢或謂曰子老矣何勤  
益至是邪用文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猶箴儆於  
國俾臣下朝夕交相告戒乃作抑詩以自儆卒謚睿  
聖武公吾雖老幸未就木而敢以怠荒棄厥躬哉或  
又曰緝熙靜學意有說乎用文曰學有緝熙于光明  
成王之言也非靜無以成學諸葛武侯之言也吾志  
在是其爲詩文有靜學齋集若干卷治效方論若干  
卷卒之日無貴賤䟽戚咸咨嗟悼傷曰善人亡矣子  
四人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皆立行有父風

橘泉翁傳

程敏政

橘泉翁祝仲寧者四明人世爲醫家至翁當永樂初  
被召來京師及見故太醫院使戴原禮原禮蓋丹溪  
朱氏高第弟子翁未及卒業而原禮去乃自肆力于  
丹溪諸遺書及太素脉訣又上泝于張劉李三氏以  
達素難入有所悟入遂專主濕熱相火之說而內外  
傷辯尤精確守不變嘗曰世不推病于脉而索病于  
方此大誤也然世醫信局方已久故凡致翁者始聽  
其言心非之至終驗乃大信惟一二勳舊及武官市  
人有疾一遇翁輒效而稍名讀書者謂其用三黃之

薊友惡見翁家君尚書南征還病脚膝痺痛

上命醫來視且合四方之醫皆以爲寒濕率用烏附  
蛇酒之藥盛暑猶請服綿蓋如是者三歲一日家君  
夢有神人書祝字以示者時孫太傅亦臥病走往候  
之太傅瞿然謂走曰予非祝翁殆矣走聞翁姓恟于  
蓋爲之愕然急與俱來翁診視良久又檢諸醫案慙  
然曰幸哉公之免于患也此濕熱相搏而成經所謂  
諸痿生于肺熱者也即日禡其綿盡謝諸醫者取清  
燥湯飲之曰此疾已深又爲熱藥所誤非百貼不驗  
蓋服三月餘病良已自是家人有疾非翁藥不敢嘗



而士夫間亦始有延致之者然翁愈人之疾已即置之不復挂口或扣之一言然不應曰吾厭世之嗷嗷者故走所目擊翁事多不讓古人而不得其診視之詳獨志其槩云孫太僕病頭面項喉俱腫大惡寒醫疑有異瘡翁曰非也此所謂時毒似傷寒者丹溪曰五日不治殺人急和敗毒散加連翹牛旁子大黃下之三日愈又嘗右脇大痛腫起如覆盂手不可近醫以爲滯冷投香桂薑黃推氣之劑小腹急脹痛益甚翁曰此內有伏熱瘀血在脾中爾經所謂有形之腫也然痛從利消與承氣湯加當歸芍藥柴胡黃連黃

藥下之得黑痰血二升立愈又嘗有癆瘵左耳後集  
執間作晝夜呼不可忍癆醫欲與十宣散補托之翁  
曰此有餘之火無事于補與防風通聖散加柴胡白  
芷下之腫消痛止時大傳年八十餘翁凡三下之皆  
奇英國公病左癱不語氣上壅醫以爲中風用順氣  
祛風之劑弗效翁曰此痰火濕熱所致與之清燥化  
痰前後飲竹瀝數升愈國子監丞彭英義勇衛鎮撫  
王隆亦病此翁皆以是起之新寧伯母夫人病痰喘  
遍身腫痛進諸流氣之劑弗止魏國公子年八歲病  
孝端友不得寢候中作拽踞聲醫日用抱龍丸轉加

失音公皆與瀉火清氣之劑愈或者疑請其說翁曰  
人雖有老穉而諸氣貫鬱肺火之發則同第脉候有  
衰脆藥味因之有小增損爾忻城伯素有疾疾嘗出  
墜馬昇歸不復省事醫用理傷斷續之藥翁笑曰此  
雖墜馬寔痰發之故與之降火消痰已而愈武靖侯  
夫人病周身百節痛又胃腹脹目閉逆冷手指甲青  
黑色醫以傷寒主之七日而昏沉皆以爲弗救翁曰  
此得之大怒火起於肝肝主筋氣盛則爲火矣又有  
痰相搏故指甲青黑色與柴胡枳殼芍藥苓連瀉三  
焦火明日而省久之愈故太平侯病膈中痛喘嘔吞

酸自云臍上一點氣上至咽喉如冰每子後申時輒發醫以爲大寒翁曰此得之大醉及厚味過多子後申時此際相火自下騰上故作痛與二陳湯加苓連山梔蒼朮數服愈戶部主事吳潤病頭眩兩耳鳴如屯萬絳中甚痛心撓亂不自持醫以爲虛寒下天雄矣翁曰此相火也而脉帶結是必服峻劑以劫之急與降火升陽補陰之劑脉復病愈姚光祿女年十七病潮熱醫以爲瘧治之加寒戰血崩又以爲虛將補之翁曰此熱入血室所致先與小柴胡湯再與承氣湯微下之去紫黑瘀血數塊愈具檢討子年十八病

眩暈狂亂醫以爲中寒已而四肢厥冷欲自投火中  
醫曰是必用烏附庶足以回陽翁曰此心脾火盛陽  
明內實用熱藥則不治強以瀉火解毒之劑三服愈  
耿祭酒病頭暈翁發熱浙浙惡寒醫以爲感冒用  
甘辛發汗之劑汗出不止腹滿作渴讖語發斑醫又  
以爲中暑翁曰此非一時寒暑所致乃積濕熱在足  
陽明太陰經中故疹見與除濕熱補脾胃瀉陰火之  
劑愈南昌知府王詔病筋疾給事中徐恪病氣痿皆  
爲醫所誤翁一以清燥湯起之至於飲食勞倦之疾  
世醫率以爲外感而得翁起之者尤衆不能悉記也

翁年下孫太傅一歲精健亦畧相等活人之心日甚  
一日每乘欵段從一童子走東西應都人之請雖兩  
雪早暮不自恤都人日輦金甌幣以謝門下而翁亦  
未始以此介意焉初楊文貞公家有孫病豆寒戰嘔  
泄將院使用文以爲不治或薦翁翁時尚少診視之  
曰無傷也與藥一粒而效文貞素重蔣者終闕其事  
不以告人御史錢昕夫人病惡寒日夜以重裘覆其  
首起躍入沸湯中不覺醫以爲寒甚翁持之曰此痰  
火上騰所謂陽極似陰者非下之火不殺下經宿而  
撤裘呼水飲之旬日氣平乃愈給事中毛弘病傷寒

汗已不解醫與之補劑補旬日病大作盜汗唇裂將  
斃他醫而誤召翁翁曰傷寒無補法此餘熱不解與  
李連山極石膏之劑一服即愈此三事非目擊然人  
有誦之者故附載之

論曰近世有儒名者立說斥東垣丹溪之書為不足

觀曰二家動引素難難猶儒者動引唐虞三代之治術豈誤

事噫為此言者亦悖之甚矣唐虞三代之治術豈誤

人家國者邪患人不能為爾然人雖莫能為而猶幸

其在口也若禁之不言則豈復人理也哉宜乎橘泉

翁之不獲遇也蹟此觀之世之抱古道而不獲遇者

豈特翁邪

張養正傳

王鏊

張頤字養正醫名擅吳下中年以瞽廢而氣岸峭直不衰周文襄公巡撫吳中賓禮之議論侃侃不屈也其醫大概以保護元氣為主處劑多川芎參而每著奇效能預刻年月日決人生死徃徃奇中予昔館其家尚及見焉故得傳其事崔御史某按吳病瘵氣氣短不能息養正曰此之謂支飲法當汗汗之愈知長洲王汝器病傷寒衆醫以爲熱症養正曰是極寒當用附子用附子果愈高都御史尚達久患咳或以爲



外感或以爲癰結於肺養正曰胃氣傷正氣損似外感而非也卒用補劑而差王孟南母節婦患足疾不能轉動內外醫莫知其証養正曰此風也用祛風湯差李百戶慶患嘔血吳下醫皆在養正後至曰諸公以爲何如咸曰未死也養正曰吾去矣諸君治之去數十步慶死謝揮使病謂其家曰亟來與訣頃之不能言矣其家老信頃之果然北客有計姓者患痰火自詫善飯養正曰是不可爲也計大怒曰我何病哉半月計卒無錫華氏數延養正昆仲三人縱言及年壽養正曰弟思濟當先逝曰幾何時曰一年許其家

特未信明年思濟疽發于背養正曰是矣不可治也  
乃謁他醫治之少間華使人詒曰君言不可治今愈  
矣養正曰有是乎歸語汝主視使中常有若絮者至  
某日死矣視之果然及某日死葉文莊有悖疾養正  
治之輒愈問之曰吾醫無過人者但病有淺深治有  
緩急扶持元氣取自然之效耳文莊大以爲然

太史公曰近世言醫者率祖東垣丹溪謂醫中王道  
信然然病者每遲之及養正用之數著奇效可謂善  
用其術者矣吳父老爲子言教諭聞恭遊羸瘵是醫  
治之率用三白湯不效謁養正亦用三白湯家人曰

前用之矣養正曰子勿言投之果愈衆莫知其故豈  
別有巧妙乎蓋且不言醫之良者必曰養正云

醫史卷之十

畢